



五场歌剧

向阳川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向阳川

儿童歌剧

编剧 刘万仁 高平 康尚义 黎群

作曲 包学良 庄壮 刘尚仁



向 阳 川

(五场歌剧)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庆阳路230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一九工厂印刷

1978年8月第1版 197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5,320

10096·144 定价：0.50元

前 言

《向阳川》是甘肃省歌剧团一九六四年创作的新歌剧，一九六五年十月曾去北京参加汇报演出。

在这次演出中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，先后亲临剧场，观看了两次演出，并专门安排时间，接见编剧、导演、作曲及主要演职人员。总理对《向阳川》的创作，给予热情鼓励和大力肯定，说：“这个戏很有生命力，把大跃进、三面红旗和共产主义风格完全典型化了。”

“好歌剧比较少。现在西北又出来一个《向阳川》。”“我要推荐这个剧本……其他剧种也可以演一演。”同时，通过精辟的分析，指出了剧本的不足之处。如：关于翠华这个人物的生死问题，总理说：“在社会主义建设、三大革命运动中，都会有牺牲的。翠华为公而死，重于泰山，是值得表扬的。以为建设时期，就一帆风顺，没有牺牲了，那容易造成和平麻痹思想。我们是为后代、为未来创造幸福。在进行革命、建设和科学实验的战斗中，都会有英勇献身的好同志，如雷锋、王杰、向秀丽都是。在《向阳川》这个戏上，不要搞大团圆主义。”总理还特别鼓励剧作者，要继续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，把剧本改得更好。总理说：“改好以后，我再来看你们的戏。”

此后，剧团几次试图对《向阳川》重新进行修改。但由于“四人帮”的干扰破坏，处处都得用“三突出”之类的框

框去套。最后形成：作者不想改，演员不愿演，观众不爱看，只好作罢。

打倒“四人帮”，文艺得解放。《向阳川》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光辉照耀下，也获得了新生。剧团遵照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指示，对一九六五年的演出本作了修改，将翠华改为真正的壮烈牺牲，重新搬上舞台，和广大观众见面。

现在，全国各条战线，都在大力贯彻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，《向阳川》所歌颂的共产主义风格的主题和勇于自我牺牲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，对当前跃进的火热的斗争生活，是有现实意义的。为此，我们将这个剧本重新出版，以宣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共产主义精神，并寄托我们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切缅怀。

编 者

人 物 表

- 常翠林 女，三十二岁，中共向阳川生产大队支部书记。
- 常翠华 二十五岁，公社医疗所大夫，共青团员，翠林的妹妹。
- 常大伯 六十多岁，贫农，翠林爹。
- 常大妈 五十多岁，贫农，翠林娘。
- 宁永禄 男，五十岁，党支部委员，向阳川生产大队大队长。
- 宁大婶 四十多岁，贫农，永禄妻。
- 虎 子 二十多岁，共产党员，永禄的儿子。
- 兰 英 女，二十多岁，共青团员。
- 梁爱农 男，二十六岁，某医学院五年级学生，在农村实习。
- 尢老汉 五十六岁，生产队长，贫农。
- 郭 勇 男，三十多岁，党支部委员，大队水电站负责人。
- 陈 锁 男，三十多岁，下中农。
- 崔 进 男，二十多岁，知识青年作业组组长，共青团员。
- 女队长 二十多岁，兼向阳川生产大队共青团书记。
- 水大爷 六十多岁，红旗公社社员，贫农。
- 姑娘甲、乙 红旗公社社员。
- 男女社员若干人。

第 一 场

时 间 一九六三年夏收之后的一个傍晚。

地 点 大松山下，陇河岸旁。

向阳川生产大队办公室门口的场院。正面望去是陡峭苍翠的大松山和激浪耀金的陇河水。台右是钻天杨，向阳花环抱着三间崭新的瓦房，门口挂着“陇河人民公社向阳川生产大队”的醒目长牌，窗口放有电话机。左侧有碌碡、风车及麦垛。

〔幕后合唱：

跃进的红旗迎风展，
万朵彩云衬蓝天，
丰收歌掀起陇河浪，
黄金垛堆满向阳川；
层层山水层层笑，
人民公社是铁靠山。

〔幕在合唱声中启。

〔男女社员欢欣鼓舞地劳动着：有的筛小麦；有的扛粮食；兰英摇风车；陈锁挑麦草。

翠 华 （神采奕奕地站在麦垛上，把陈锁挑上来的麦草垛

起来。她直起腰，用袖子擦了两把汗，看到晚霞把家乡涂抹得格外秀丽，又见丰收的欢乐渗透了每个社员的心田，不禁漫起“花儿”）

哎……哟……

远看陇河一条线，
近看陇河浪冲天；
远看麦垛象黄金莲，
近看麦垛是金山。

兰 英 （兴奋地跑到高处，和翠华对唱起来）
（唱）

黄金莲开遍陇河岸，
丰收图高挂在松山。
白衣战士在麦垛上站，
一指头能戳破青天。

翠 华 （接唱）

你敲响铜锣我敲响鼓，
我戳破青天那一个敢来补？

兰 英 （答唱）

有三面红旗来引路，

众社员 （唱）

公社的社员们都是补天手。

尕老汉 （扛粮袋上。见状，风趣地把社员们推开）
（唱）

我说小伙子呀，
姑娘们哪！
你们都去打歼灭战，

补窟窿的事情交给我这老汉呀。

众 人 （大笑）

（唱）

跃进的“花儿”飞过水，

欢乐的歌声飘过山。

战胜了严重的自然灾害，

汗水浇出了丰收年。

〔众在欢乐声中下场。电话铃响。〕

翠 华 （跑到窗口接电话）喂！我是翠华……啊？翠林呀！她到公社党委开防洪救灾的紧急会议去啦……

（提高声音）我姐姐到公社开会去了。大队长正在装车呢……什么？……这一万五千斤粮食要是卖晚了，水电站的机器就买不来了？……对，对，我马上告诉大队长。（放电话）

兰 英 陈 锁 （关注地）怎么？水电站的机器买不来了？

〔永禄扛一袋粮食出现在他们身后。〕

永 禄 （闻声惊）啊？水电站的机器买不来了？

翠 华 （笑）不是。刚才大队文书从县上来电话说，眼下到县供销社买机器的社队很多，咱们的粮食要是卖晚了，水电站的机器可能就买不上了。

永 禄 噢！陈锁！你快去告诉队长一声，车装好就出发，把牲口的草料带足，路上吆快点。让他们别忘了，水电站的机器可是咱的命根子！今年秋田亩产量提高三成，它还要起重要作用呢！

陈 锁 好！（跑下）

兰 英 （怀疑地）大队长，咱把水电站修成啦，亩产量真

能提高三成？

永 禄 只要水电排灌工程一完成，那就算入了保险库啦。天旱夺不走，水淹丢不掉。往后啊，全县的那面稳产高产、旱涝保收的大红旗，就要在咱向阳川大队长期落户喽！

翠 华 大叔，自我从医专毕业回来，在这两年的农村工作中，我亲眼看到，咱们的家乡时时刻刻在变，真是一天一个样子，越变越新，越变越美啊！

永 禄 是呵！（极其兴奋地）再过几年，还要变得更新更美呢！

（唱）

新农村，新模样，
日日夜夜换新装。
千条渠道织成网，
百里河堤稻花香，
苹果石榴护川道，
绿柳红花罩村庄。
拖拉机播撒幸福种，
水电站送来日月光。
毛主席修下的通天路，
咱公社一年更比一年强。

众 人 （合唱）

毛主席修下的通电路，
咱公社一年更比一年强。

翠 华 （接唱）

金线线绣起家乡的山，

恨线线绣起家乡的水，
咱们生就这创业的手，
要把那一穷二白一齐推。
我愿做一只展翅的鸟，
永远跟党朝前飞。
纵然有狂风暴雨来拦路，
翅不折来头不回。

- 永 禄 这才象山窝窝里飞出来的鹰，应当有这个志气！
- 兰 英 大叔！翠华没给咱贫农丢脸，自打公社派她来支援水电站工程，总是和大伙一块参加劳动，干活呀、看病呀，看病呀、干活呀……
- 翠 华 兰英，再别夸我了，我离党所要求的“知识分子劳动化”差的可远呢！
- 兰 英 嗯！要是你那个“宝贝”对象呀，想让我夸他，我还没功夫呢！
- 永 禄 （不以为然地）咳！梁医生还是个没毕业的大学生，还没有在农村锻炼过，咱不能抓住棉花当线使呵，这次下来实习，我看还表现得不赖嘛。等他明年毕了业，我还想把他给咱们大队……（做抓来的手势）啊？
- 兰 英 大队长，你想的倒挺美气。可人家梁大夫看不上咱这“山窝窝”，等他毕了业，还要把咱们的翠华带到“大城市”里去哪！
- 永 禄 嘿嘿！他真是想一口吃一个月亮，口气可不小，那不行！咱们队里的姑娘，谁也别想拉走！
- 女队长 （匆匆跑上）大队长！河水一股劲往上涨，有一段堤

埂叫洪水冲垮了，水都快淹到亁老汉的家门口了。

永 禄 那三小队的人呢？（奔向陇河岸边）

女队长 都已经去啦！

永 禄 好！咱们走！（欲走）

翠 华 大叔，让我们也去吧？

永 禄 不要乱阵脚，你们照旧干场上的活。

〔永禄扛铁锹与女队长下。台后传来鸡娃子的嘈杂声。

翠 华 （扭头发现鸡在场上吃麦，大喊）哎！谁家的鸡在场上吃麦子了！（下）

〔兰英走进办公室。虎子背着电线，转业军人郭勇拿着皮带等物上。

〔宁大婶伸着一双粘满面的手，迎面而来。

宁大婶 虎子，看见你爹没有？

虎 子 没有，妈！我们也正找他呢！（走进办公室）

宁大婶 （劳劳叨叨地）唉！找他回家吃顿饭比寻个夜明珠还难哪！

郭 勇 大娘！这就叫“大伙忙着办电站，忘了睡觉和吃饭”嘛！（笑）

虎 子 （从办公室里出来）妈！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到那边找找去。（下）

〔翠华上。把一只死鸡放在一边。

宁大婶 （热情地迎上去）哎哟，翠华呀！你妈到处找你吃饭呢，还不快回去！

翠 华 大婶，我还忙着呢！

宁大婶 忙，忙，忙！再忙也不能不吃饭呀！

翠 华 你不知道，大婶！刚才一群鸡在场上吃麦子，我怎么也轰不走，谁知扔出去一块石头就打死了一只，我得问问是谁家的，把鸡还回去，再给人家道个歉。

宁大婶 咳！这是谁家的鸡？也不管好，怎么放出来吃麦子呢！噢，鸡在哪儿？我看看，我就不信一石头就能打死！（走过去看，失声地喊叫起来）哎哟，翠华呀！你样么把我下蛋的老母鸡给打死了？

翠 华 大婶，我可不是有意要打死它！

宁大婶 唉！

（唱）

不管你有意没有意，
它是我二升黄豆换来的。
场上的粮食象山一样，
一只鸡能吃多少粒？

翠 华 大婶，这话可就不对了！

（接唱）

春耕夏收汗如雨，
汗珠一粒麦一粒。
哪怕它糟蹋一颗粮，
一颗粮也是集体的。

〔永禄挽袖卷裤，扛锄上。〕

宁大婶 （极不满地）唉！你这个当大夫的也就管得太宽啦！

（唱）

向阳川，
有你们医疗所里多少地？
打麦场，

哪一颗粮食是你的？
山神爷闯进了土地庙，
鼓大磬小与你啥关系？

永 禄 （大声地）啥关系？社员哪个不知道：“庄稼堆上场，管好鸡和羊。”谁叫它糟蹋集体的粮食？

翠 华 （上前解释）大叔……

宁大婶 （继续辩白）它是咱们家的……

永 禄 （打断）咱们家的怎么样？咱们家的鸡就可以糟蹋大伙用汗水浇出来的果实？正因为是大队长家的鸡，才更应该往死打！

宁大婶 不是，我是说，是那只下蛋的……

永 禄 （打断）下蛋的也一样，快拿去收拾一下，待会儿翠林开会回来，我叫她和翠华到家来吃“尝新面”。

宁大婶 啊？

永 禄 还不回去！

宁大婶 （心痛地提着鸡，欲走，对永禄）你还吃饭不吃了！

永 禄 哎！快回去吧！

〔宁大婶嘴里咕嘟着下。

翠 华 （扑到永禄跟前，异常感动地）大叔，我刚才一失手……咳！

永 禄 翠华！你做得对嘛，往后碰到这号事，管得越多越好！

社员甲 （边喊边上）翠华，翠华！我爹的气喘病又犯了。

翠 华 （关切地）你爹在哪儿？

永 禄
社员甲 在水电站工地上。

翠 华 好！（提起药包，对社员甲）咱们快走！

〔翠华和社员甲匆匆下。郭勇、虎子上。〕

郭 勇 大队长，我们到处找你啊！

虎 子 爹！我们架电线的材料都备齐了，明天能动工了吧？

永 禄 好！等翠林回来，商量一下就办。

〔崔进上。兰英随上，收拾风车。〕

崔 进 大队长，今晚上社员授奖大会还开不开？

永 禄 开！（稍顿）噢！对了，今晚上翠林还要代表党支部给你们知识青年作业组奖一面红旗呢。

兰 英 那翠林书记今晚上要是不回来呢？

永 禄 我打电话催催。（走去摇电话）喂！我们的翠林，什么？她回来了？

〔幕后传来翠林的歌声：〕

中华儿女斗志昂，
毛主席的教导永不忘。
身在茅屋想世界，
面对陇河望海洋。

〔众闻声拥上河堤。〕

〔翠林驶着一只筏子顺流而来，在热情的招呼声中，跳上河岸。〕

众 人 （极其热情地）翠林！这几天陇河暴涨，水大浪高，你怎么从水上回来了？

翠 林 有急事啊！

永 禄 这个我知道，防洪的事我都布置了。

翠 林 不光防洪，还有救灾呢！

永 禄 救灾？翠林哪！咱这儿不存在救灾的问题。

陈 锁 对呀！

翠 林 可咱不能只看到咱这一个队、几百口子人，要看到更多的队，更多的人。

永 禄 更多的队？更多的人？

翠 林 是啊！

（唱）

新社会，新风尚，
一队有事万队帮。
刚才在公社开了个会，
古牛湾发生了紧急情况！

众 人 古牛湾出什么事了？

翠 林 （唱）

瓢泼雨下了四、五天，
山洪暴发席卷村庄。
转眼间陆地变大海，
房倒屋塌一片汪洋！
快到手的庄稼沉水底，
储备的粮食全冲光。
社员们被困在山坡上，
身上缺衣肚内无粮。

众 人 （合唱）

新社会，新风尚，
一队有事万队帮。
书记啊，大队长！
赶快把办法想，

支援阶级兄弟理应当！

翠 林 是啊！今天在公社党委会上，大伙一致认为，今年咱陇河公社的收成最好，又离古牛湾不远，要尽全力支援，帮助他们度过困难。

永 禄 咱这里离灾区是不远，可你把流传多年的口歌忘了？
(唱)

向阳川，古牛湾，
陇河滚滚一线牵。
悬崖绝壁山无路，
八十里水路三道关。
上水不娶下水女，
下水不嫁上水男。
不怨媒人不怨天，
只因为：
串一趟亲戚走二十天。

虎 子 爹，那是过去的老皇历了！解放后不是把大路修通了嘛。

永 禄 是修通了，可是这几天听说让洪水冲断了，你知不知道？

众 人 啊？路断了？

翠 林 眼下到古牛湾的旱路是被洪水冲坏了，短期内很难修复，只能走水路，咱们住在上水，这正是咱支援灾区的有利条件啊！

(唱)

古牛湾的洪水特别大，
周围的山路全冲垮。